

蘇州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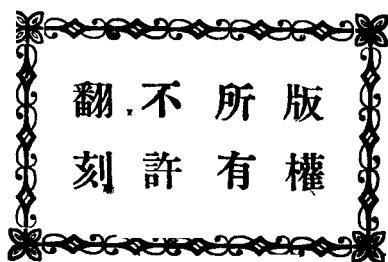


蘇州新年

光緒丙午五月初一日付印
光緒丙午六月初一日發行

蘇州新年

定價大洋五角半



著者	校者	印刷者	發行者	發行者	分售者
遜	均	樂羣小說社	樂羣小說社	樂羣小說社	各省書局
廬	民			上海廣東鴻寶齋書局	

總發行 上海棋盤街

樂羣小說社

蘇州新年

舊人作

(引)閒來無事說蘇州。空頭新年新歲鬧啾啾。虛浮道子難描地獄囚。可憂誰人能挽此洪流。千秋過了一年又一年。今朝又是一新年。有人議論口俄戰事。我想我們中國人。是局外人。況且這東三省。離我這裏遠得很。有事也不與我相干。我是一品大百姓。自然聽官府的說話。嚴守中立。不談戰事。大年初一覺得悶氣。不如走上街頭。消消閒。一出門來。便看見兩個老先生。對面相遇。大家恭恭敬敬的作上一個揖。一個道恭喜恭喜。新春如意。一個說道發財發財。又過了一個太平年了。我聽見這句話。不知什麼緣故。不知怎覺的滴下淚來。幾乎要哭出聲來。連忙用手巾揩那眼淚。放開脚步便走。走過那邊。聽得一家人家。裡頭有個女人的口音。在那裡叮囑他的丈夫。模

樣。說道你去年化了一宗銀子買了一箇便宜官。今朝是大年初一。你做什麼。戴了頂子。穿了靴子。接過了竈君。拜過了天地。祭過了祖宗。坐在這裡。是不是。買了一個官。就做這幾樣用場麼。豈不是白化了錢。買了頂子。戴給老婆看不成。你何不趁這新年新歲。戴了出去拜拜年。街上兜兜。也教人家看看你的頂子。你曉得不曉得。外面大家在那裡說。中國要危險了。這等說話。說得我也聽見了。你不要等了危險的時候。纔曉得。你的頂子是沒有了。也不能戴了。到那時是後悔也來不及了。不如趁安逸的時候。顯煥顯煥。即就是只能戴一年半載。也算戴過的了。你曉得我自從你買了官。就天天在家裡。擺太太的架子。你對了我到也會擺那老爺的架子。這都是在家裡沒人看見的。豈不是出了油火錢。坐在暗地裡。你何不今朝出去。擺一擺架子。給人家看看。也算值得這買的便宜官。於是有一個男人的口音說知道了。叫

高升傳轎夫伺候。那女人又說道。你今朝戴了頂子。是個官了。從前的朋友。不要去理他。若然去了。他門的房子。那裡配官到的。就是街上人看見了。也要說有屈了官了。我教你巴結些大人先生纔是。只要你會磕頭。會打千。會說一個是字。你不要管他睬不睬。只要能磕上一個頭。就是你的光輝。即就磕不上頭。總算你到他們那裡去的。雖則他們不認得你不來睬你。那我們的左鄰右舍。却當你同他們相好。也可以嚇嚇他們。在下聽得不耐煩。只得大跨步的走了。心中自思自想道。買了一個官。便有這許多作用。有這等的氣焰。若使這樣人。當了一差使。不是本委圓。便是本總辦。滿口胡柴起來。那虛驕氣象。恐怕比督撫還要大些。設或身膺民社。自然不堪設想。一路想。一路走。却迎面來了一個女人。臉上塗滿了脂粉。兩塊面頰骨紅得似猴孫屁股一樣。頭上戴上一排蘭花。包上一個九龍滾的烏絨兜。綴上一紅一綠的

兩顆帽準。穿上一件墨灰花緞的皮襖。繫着一條元色縐紗細襖裙。裙下一雙脚。同那運河裏的邵白划子似的。左手抱了一個半醒半睡的小孩。那小孩胸前掛上一本歷本。右手帶了一個剛纔能走的小孩。後面跟上一個五六歲的女孩。那女孩。忍着痛帶着笑。兩隻脚跟左歪右斃。兩隻脚尖。朝上翹起。一拐一蹺的走。這就是纏脚的大害。那裏肯聽人家的勸。不纏了脚。何等適意。怎麼自己吃過苦。還要把這個苦給女兒吃。若說好看。那邵白划子樣的是何如。就是三寸金蓮。也不過一雙死脚。既不要他大起來做娼妓。却怎地也要做這無謂的好看。閑話休題。却說女孩。後面還跟上一個龍鍾老婦。嘴裏在那裏說道。阿大阿二你們自己都要記牢。見了張伯伯李叔叔就要磕頭。說聲恭喜。這就是拜年的規矩。磕了頭。方有壓歲錢到手。你看小弟弟剛纔雙滿月。現在也帶他出來學學磕頭。也可以多賺一注壓歲錢。你們要記

好。隨便見什麼人。只要有銅錢給你。你就對他磕頭便了。我望你磕一世的頭。賺一世的磕頭錢。你大了能加上一個拍馬屁的工夫。就可發財了。我也快活了。嗚呼這就是我中國的家庭教育了。這邊這婦人們走過。那邊却來了五六個少年。鮮衣華服。也有光着腦袋前留海披在眉毛上的。也有戴一頂烏絨嵌線的小帽。那帽結子像橘子樣的。歪戴在那前留海上。帽沿下露出有半寸來的一抹黑毛出鋒。腳上都是烏絨快靴。搖搖擺擺好似那春水河中的白條魚。看這般的形狀。一定是官家子弟。不然也是一箇鄉紳富戶的人。那曉得不是。內中有一個年輕的說道。我們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那裡。學那些。上排門。下排門。點火。倒茶。把烟袋。包東西。送貨色。這些句當。到了晚上。還要盤銅錢。名謂學生意。那先生。從沒有教過一些。不過要打便打。要罵便罵。學些奴才工夫罷了。咳。我想我們苦了一年。只有新年裡這幾天是

快活的。如今我們什麼消閒。有一個濃眉圓眼扁鼻闊嘴的道。兄弟苦話不要題了。消閒最要緊。我們先到馬路上去撿撿。吃碗橄欖茶。開隻燈白相相。又一個道。鴉片煙是要學學的。不然將來做了大夥計。不會吃鴉片煙。不是笑話麼。有一個最長最瘦的道。照你打算。打野雞是要明朝去了。又有一個道。我是明朝要又麻雀。晚上還要陪兩個姊妹去看夜戲。是沒有工夫。不能陪了。一個穿灰鼠馬褂的道。麻雀是時路白相。我就嫌他不爽快。倒不如牌九好。諸位有空。我們開燈的時候。好約一個日子聚聚何如。他們一班人。一路說。一路走。離遠了也不聽見了。在下。有一個批評道。店家學徒其師向無教授之法。類皆習慣成業。在今日之學徒。習於奢華。嗜於嫖賭者比比皆是。及至爲夥計。鴉片烟則十人九吃。家計安得不艱。况當此商戰時代。而我國各物騰貴。各業墮落。何堪設想。若云辛苦銅錢快活用。則我當爲之痛哭也。

在下走到吃力。尋了一家茶館。進去泡了一碗茶。借此歇歇力。也可以聽聽那茶坊議論。但只見滿座的茶客。十箇到有八個烟容滿面。也有兩肩高聳。那背駝起的。也有在那裏打呵欠的。有個伏在桌上打盹的。有的在那裏架上了腿搖個不住的。細聽他們的說話。覺得一夥生意人。在那裏講生意經。說道近年來。開門七件事。樣樣都貴。怎麼那青菜也要賣三十多錢一斤。蘿蔔也要賣二十多錢一斤。不要說吃葷。就是青菜蘿蔔也覺得吃不起。難道就吃白飯不成。即就這白飯。那米要七塊洋錢一担。還要用柴來燒。那稻草。又要四百多錢一百斤。不要說乾嘉咸。同時好過日子。就是比十年前也覺得貴了幾倍了。這樣的日子。實在難過。現在因了賠款。加上了關稅。添了各種的雜稅。洋貨也貴。土貨也貴。棉花也貴。布也貴。不用說了。這叫做吃也難。着也難。加上了日俄戰事。牛莊一緊。油也貴。豆也貴。連那豆做的東西。如

醬油豆腐等。恐怕也要貴了。怎麼各樣都貴。惟有那洋錢一天賤一天。那本國的洋錢更比外國洋錢還要賤。如今拿了一塊洋錢。兌了八百一二十個好銅錢。這裏頭的缺串短數是不必說了。你若把那八百多錢看一看。當中能有一百個像樣的銅錢。也算了。還有那砂錢小到鷺眼這般大。那鉛錢是更不像樣子。我不曉得官製的當十銅錢那裏去了。恐怕是運到沒有的地方去了。總之地廣人多。製數太少。不敷應用。所最奇的。那大錢竟亦不見。豈不是怪事麼。這話未完。旁邊一個人道。咳。生意是一天難做一天。開了一個店。又要房捐。房錢又貴了。還要雜捐開銷又大了。用度年年加。路消年年少。如何能過這難日子。到不如做個鄉下人。還好過。不過鄉下人說。柴米貴似乎鄉下人好過。要想鄉下人也要穿衣。也要鹽油。也要傢伙。那各樣都貴。鄉下人也實難過。況且鹽梟滿地。到處出搶案。擄人勒贖。連到鄉下人囤的米

也要搶。養的牛也要牽去。不要說開場聚賭。販賣私鹽了。照這樣子過下去不能想了。那座有個白髮老翁。正在那裏吃旱烟。把那旱烟袋離了嘴。抹一抹鬍子。說道你們不要着急。皇太后的福氣大。就是廣西的事也不聽見了。東三省的事。守一個局外中立。也交代得過了。西藏的事。最多也守一個局外中立罷。不管他那裏。守一個中立。就叫做大平秘訣。你們愁的日子難過。捐多苛例。只要今年皇太后做個萬壽。與民同樂。自然還過去了。難道便大家擠在一日。那太陽就不下去不成。還有一個更老的說道。老弟你說的不錯。他們這樣愁。全然不董世務。要曉得我們過的日子。都是皇恩天賜。就是賣男賣女。剝皮抽筋。敲骨吸髓的過日子。無非是孝順官府。官府是民之父母。就是我們孝順到死。賣了我們的骨頭。也不能有句怨言的。你們看。台灣。的百姓。膠州灣。廣州灣。大連灣。旅順。九龍。這等地方的百姓。送了別國。那些

百姓。尙且沒有怨。你看那廣西這等重捐。他們百姓也不則聲。這就是食毛踐土的。應該報還二百餘年的深仁厚澤。說猶未了。那邊有個少年。立起身來問道。深仁厚澤是什麼。做什麼百姓應該要報。什麼叫做食毛踐土。到要請教。那拿烟袋的老翁道。你不曉得也罷。到是你不曉得的好。說到這裏。邊桌上有一人接着嘴說道。深仁厚澤的事。是讀書人方曉得。這也難怪他。讓我說來。去年有科舉減額的報館謠言。到後來便見了恩科廣額的旨意。這就是深仁厚澤的事。說了他就把那身子顫上幾顫。把那腦袋晃上幾晃。回過臉來。嗤的一笑。對着他對面坐的帶一副玳瑁邊近視眼鏡的那位先生道。今科廣了額。老兄去必定高中。那帶眼鏡的道。不敢妄想。上科中的都是些革命黨。不然也要化些洋錢買個留學生搶手纔可。我是沒有唱過革命。亦沒有錢買槍。只好讓人家有福的去。我還是教幾個蒙童渾渾罷。那人又

道，這也何難。只要通關節。或者尋一好門路也可。我兄弟不是誇口。卻可以名利雙收。那帶眼鏡的道。有何妙法。要請教道。教道。那人道。近來開門授徒。束脩太薄。大家在那裡拚一個教西文的開學堂。就可以多弄幾個錢。我兄弟見教西文的也多。去年十一月裡。有個表兄在上海吃洋行飯。荐了一個好英文先生來。你曉得他有何等學問。他乃精通十七國文理。是上海一個頭等學堂的第一名案首出身。曾經開過英文夜館。那章程登過庚子年的消閒報。上年在洋行裡跑樓。他因這行裏的外國人。外國說話講得不好。字眼既不清楚。況且還有杜撰。他就時常教這外國人的外國話。那外國人也贊他的說話好。連我們外國人也不董的多。我看這位先生比我們這裡的自稱蘇州英文四庭柱之一的希奇古怪的奇先生當在伯仲之間。那奇先生的招紙寫的多少好看。我想我請的那位先生諒也能說這幾句。不過比

不上奇先生的烟癮罷。現在他嫌這洋行內工錢大少。所以今年辭去那邊。情願到這裡來。同我合開一個學堂。中西並授。現已訂好合同。載明收到各生束脩節敬以及小費除去房飯另用。四六開拆。西教得四分。中教得六分。我已經將我那租的房子收拾了。中間供了兩個牌位。一個寫的至聖先師孔子之位。一個寫的蘇格拉底之位。那帶眼鏡的問道。這是何人。竟並供於孔子之右。那人道。你可知道西學。也有個至聖先師。這人就是蘇格拉底。你不信。去問問維新黨。蘇格拉底是不是。一名西洋孔夫子。老兄你別說他有。不有。我不過借此可以多得些香燭。那孔子是只有朔望各生備一副香燭行禮。豈不是一月只有兩次。所以把這西洋孔夫子配上。每逢禮拜。教各生再備一副香燭。至位前三揖。俾得與我先師有別。實在亦無甚講究。莫說西洋孔夫子。就是我的孔子。也不過借他作用作用罷。我再把學堂章程說來。

半日中文。半日西文。束脩每生每月英洋一元半。下注龍洋角子。照市貼水。節敬。每節兩元。外加月費足錢六百文。入塾時各備香燭一副。以便謁聖。各備糕糿兩大盤。以取吉利。說到這裡。另外一個桌上一個人道。王先生你今年不怕油米貴了。有的蠟燭。比廟裡還多。你變了和尚了。省省兒的代燈盞。點比油還亮。多下來的。還可以仍舊賣給那些學生。既省了油。還可以賣銅錢。你與油店可以沒有生意了。有了這許多糕糿。同你夫人合那位西文先生。三口兒。整整的。亦可以當飯吃上一個月。不是米也省了。這邊接着一人道。你的話很有趣。我要請教王先生。何以現在的學堂。都寫的。中西並授。怎麼科舉却不考西文。豈非學非所用麼。那王先生道。這話問得極是。讓我講個明白罷。大凡爲人在世。總要通達時務。方今風氣。大家是望子弟中狀元的。又恐怕中不來狀元。進了學沒飯吃。所以西文也要學了。苟能中西並進。

不中狀元。也可做個細崽。你不要看輕細崽。他的進帳。比坐這冷板凳還要加幾倍。得了際遇。在京都、外國府裡是。那大人先生都要奉承他了。這卻比狀元還濶。況且西學容易。學上三五年。一個細崽人材是。一定造成了。所以現在人家的父兄。都望他們的子弟將來一個細崽。凡開學堂必要揣摩風氣。故所以必要中西並授。那科舉不考西文是。體貼我們這些老宿。深仁厚澤。不難我們了。況且這些主考學臺。也同我們一樣。他那裡敢考他自己不董的西文難自己。你看現在考試的題目。都是大家有的書上出的。我可斷定兩語。中西並授。不過以廣招徠。考試不用西文。免得爲難自己。所以我亦爲生懸計。寫了一張紙條貼在門上。上面寫的。新法教授。中西並課。速來報名。以便補額。遲恐不及。切切特白。說完把那頭向那帶眼鏡的一望。道：「你道好不好。至於功課。那些新法教課書。學生的父兄嫌他書貴。我亦實在不喜。」